

这是一部很有震撼力的侦探小说  
本书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 
充分叙述了女警官生活和工作的惊险场面  
也细致地刻画了女警官们的情感世界



# 北方女警

侦探小说

伍仁 著

ZhenTanXiaoShuo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下

这是一部很有震撼力的侦探小说  
本书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 
充分叙述了女警官生活和工作的惊险场面  
也细致地刻画了女警官们的情感世界

# 北方女警

侦探小说

伍仁 著

Zhen Tan Xiao Shuo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下

唐小君失踪整整一个月了。

今年夏天来得格外早，刚进六月，天气溽热难耐。大阳时刻挂念唐小君的情况，给吴玫打过几次电话，吴玫对她说，建国开车去深圳寻找女儿的下落，走了半个多月，只往家里打了一回电话。到如今还是找不到唐小君的踪迹。

其实，唐小君可能逃往深圳，是大阳提供的线索。

从唐家翻找出的敲诈贺卡提醒了大阳：为什么敲诈者要让唐建国将钱送到国贸大厦10楼旱冰场，而且指定放在111号存衣箱？倘若敲诈者不熟悉旱冰场情况，不能控制111号存衣箱的钥匙，那么很可能会竹篮子打水——一场空。这也说明唐小君不是单独作案，她有同谋者，那个同谋掌握着111号存衣箱钥匙。进一步推理的话，唐小君的同谋可能就是国贸大厦旱冰场的工作人员。粗心大意惯了的大阳，在唐小君的案件上，却显得思维严谨、推理缜密。

6月9日，与唐建国在105国道石桥畔摊牌的第二天上午，大阳踏进国贸大厦的悬浮式电梯。电梯缓缓上升，透过玻璃外壁鸟瞰小如蚁群的人流和火柴盒大小的汽车、拥挤不堪的街道，大阳不禁有些忧伤：唐小君就像一只小蚂蚁，混入蚁群中，便销声匿迹。如果你不着意地寻找她，她便不复出现。

电梯停在10层，自动门一打开，大阳便听见旱冰场传来的喧闹声。那里是青年人的乐园，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，踩着轱辘鞋穿梭滑行。

大阳径直走向服务台，朝里面一个青年小伙子客气地点点头。青年人抬头见面前站着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女人，不由愣怔住了，“您，滑旱冰？”



大阳微笑道：“不，我向你扫听个人。”说着，她从衣兜里掏出唐小君的照片递给青年人。

青年人看一眼照片，便脱口说道：“咦？这不是晓剑的女朋友吗？”

“你认识她？那太好了。我想找你所说的那个晓剑，他在吗？”

“他今天没来上班。”

“他住在哪儿？麻烦你告诉我他家的地址？”

青年人警觉起来：“凭什么？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公安局的。唐小君的家属向我们反映说他们的女儿失踪了，所以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

一听对方是公安局的，青年人懊悔自己说露了嘴，闪烁其辞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您找我们经理吧。”说完，扭身走进服务台后边的房间。

不大工夫，里边出来位四十岁上下的男人，他把大阳请进了经理室。十分钟后，大阳从他那儿得到了晓剑家的地址。

当晚，大阳骑车去了晓剑家。

一条狭长的胡同，一个破败的小院，推开抖颤的屋门，昏黄的灯光下，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独自喝闷酒。酒染红老头胖脸上的沟沟坎坎，布满血丝的眼珠盯了大阳老半天。

“大爷，这是晓剑的家吗？”大阳望而却步，委婉地问道。

“王八羔子没家，这是他的旅馆，进门就吃，吃完就走。”老头冲着屋顶大声嚷着。

“大爷，他在吗？”大阳依旧小心翼翼。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老头掉头冲她吼。

“我是晓剑女朋友小君的表姨，小君一天一夜没回家，我来找她。”

“就那个小浪货么？她把我儿子带坏的……”

“大爷，快告诉我小君跟您儿子去哪儿啦？”

突然，老头站起来，指住大阳的鼻子喊：“告诉你个屁，我不知道！”

大阳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情况，灰溜溜地离开。

大阳并不死心，从那天之后她经常往晓剑家跑，终于撬开倔老头的嘴。原来晓剑和唐小君在一月前的某个晚上，匆匆赶回家，收拾几件衣物便离家出走。临出门时，晓剑告诫他爸爸说：“喂，我俩外出旅游，不管谁问我们上哪儿去了，你就说不知道。听见没有？”晓剑爸爸求儿子留点钱，晓剑当即摔炕上一大叠钱，拽起小君奔出门去。等他们走后，老头数数儿子留给他的钱，一共 5000 块。

半月前，老头忽然找到大阳，说他儿子从深圳打来电话，要他将留在家里的 5000 元寄过去。

大阳才知道唐小君他们潜藏在深圳，她迅速将消息通知了唐建国。

这天，花园街派出所值班警察“尤里西斯”上厕所的工夫，路过大阳办公室，探头朝里望，瞧见大阳正闭着眼嘴里念念有词，就走了进去。他瞅办公桌上放着一本户口登记册，才明白大阳在背管界居民情况，恰好大阳睁开眼，发现面前冷不丁蹦出个人，着实吓了一跳。“尤里西斯”嘻皮笑脸地说：“杜姐，用功哪？年底评先进我先选你。”说话间，他一屁股坐上办公桌，点支烟卷抽起来。

大阳用手推他：“去去，还凑我这么近？我死腻味抽烟的。”“不对呀，所长抽烟你怎么不腻味呢？看人下菜碟。得呀，我告诉你绝密消息，上回 105 国道发生的凶杀案，刚有线索，被害的女人曾经在长江大饭店歌舞厅坐台，暗娼！长江大饭店上属长江集团公司，背景复杂。这个案子能破了，准提拉出来一大串



“长江集团”？大阳觉着这个名字很熟悉，曾在哪儿听说过。哦，对了，吴援朝不就是长江集团的后台老板么？

“砰砰砰”有人敲门。

“尤里西斯”蹦下办公桌，冲门外喊道：“进来吧。”

门开处，唐建国面容憔悴地立在门边。

“嘿，建国，你多会儿回来的？！”大阳惊叫起来。

“尤里西斯”明白再呆下去碍事，自找台阶道：“你俩聊，我撤。”

屋里只留下大阳和唐建国，唐建国显得十分愁苦，沉默半天，才说：“小君没找着。我照电话号码找到一个招待所，服务员跟我讲，原先住那里的一男一女刚搬走。后来我找遍深圳所有的饭店旅馆招待所，还是没有寻找到小君他们的下落。”

“别着急，建国。他们只要活着，终归有一天能回来。”

唐建国好像没有听进去大阳的安慰话，自顾闷头抽烟。过了许久，他忽然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我搬出来住了。”

“从哪儿搬出来？”大阳奇怪地问。

“我不能跟背叛自己的女人再生活下去，我已经离开了吴玫……”

大阳愕然失色，“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小君到如今下落不明，吴玫糟透了心，你又要抛弃她，她受得了吗？你应该替她想一想啊！”

唐建国板着脸，转身朝门外走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一切都无法挽回。”

“建国！”大阳追下楼，唐建国已发动汽车，驶出派出所大院。

唐建国走后，大阳一直忐忑不安，因为自己一时失口，透露

出吴玫被敲诈的事，唐建国无法容忍吴玫给他戴了绿帽子，造成他俩之间的决裂。自责折腾得大阳坐卧不宁，寝食难安，她决定探望一下吴玫。

大阳善良的愿望没能招来好结果，当她迈进唐家门槛时，便遭到吴玫劈头盖脸般的咒骂和指责，这位独居女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恶毒和泼赖，她指责大阳原先跟她丈夫就有“一水”，至今未婚就为了图谋再续前缘。如今趁人之危，拆散她的家庭，挖走唐建国。她咒骂大阳是第三者，是狐狸精，是想男人想成神经病的浪货……

尽管辱骂不绝于耳，大阳依旧保持冷静。她深感委屈，虽说大阳曾爱过唐建国，可那份爱如同被风吹散的云，再难聚拢；后来意外邂逅唐建国，走入唐家完全出于老朋友间往来，她根本没存任何奢望。同时，她挺怜悯眼前的女人，吴玫丢了女儿，跑了丈夫，陡然间遭逢的巨大打击实在令常人无法承受。所以，在吴玫由骂转为哭泣的间隙，傻站一边的大阳开口言道：“你骂吧，只要你心里痛快，骂我什么都行！”

她的话反而激起吴玫更强烈的仇恨，第二番辱骂滚滚而来，倘若不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，吴玫大概很难闭上嘴巴。

电话铃急促而执著，俩女人面面相觑片刻，吴玫扑过去抄起电话，“喂，喂……”她紧张地追问，大约希望是建国打来的。

听筒沉寂了一会儿，有个尚显稚嫩的嗓音在说话：“你是唐小君的妈妈？”

“对，对，我是……”吴玫愣一下，又问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这你用不着管，我想知道你还打算见到你女儿吗？”

“还用说吗，快告诉我她在哪儿？”

对方冷笑几声，仿佛在欣赏吴玫的焦灼。

吴玫继续追问了一句。



对方开口道：“你女儿就在我身边，让她和你讲话。”

听筒“咔嚓咔嚓”响一阵，紧接着传来女儿的哭声：“妈妈，我是小君！”

“小君你现在在哪儿？为什么不回家？你可气死我啦。”

“妈，我被坏人绑架了。您要救我呀！……”

“怎么叫坏人绑架了呢？快跟我说你现在在哪儿！”

“我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……他们不让我告诉你。妈，你要救我啊……”

吴玫焦急地呼喊：“小君，小君……”可女儿的声音消失了，电话立刻换了刚才那男人在说话：“你现在明白了吧，你女儿在我们手上。如果想叫她平安无事，你必须答应我们的条件。”

“行行，只要你们别害我女儿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”

“你准备五万块钱，这对于你来说并不是难事。然后我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五万块钱换女儿很划算的。”

“行，我听你们的，马上就去取钱，但你们必须保证我女儿的安全。”

“放心，我们只要钱，不要人。假如你报案的话，你女儿将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”

“不不，我绝不报案……我把钱送到哪儿？你们何时放人？”

“你先去取钱，下午我们再联系。”说完，对方撂了电话。

“喂——喂”吴玫徒劳地冲电话筒喊了几声，随后瘫软在沙发里。

“吴玫，赶快报警！”大阳说着就奔向电话。

吴玫急了，一把推开她，怒不可遏地嚷：“姓杜的，你毁了我的家庭还不够，还想害死我女儿？绑匪什么事做不出来，我报警，不就等于把小君往死里送么？”

大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又说：“打电话给唐建国，让他帮你拿主意。”

这回吴玫没有吭声，大概她与大阳的想法相同。

## 四

收网的时间定在6月15日。

初夏的阳光伴着软缎般的微风散在会议室内，坐满了刑警的屋子却是鸦雀无声。枪已在握弹顶上膛，刑侦处大案队蓄势待发。

局长蒋铁林今天再次亲临现场指挥，他默默地巡视着下属。

良久，蒋铁林语气低沉地说：“一年多来，胡冬一案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现在我只说一句话，今天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抓捕归案！”

出行的警车鱼贯地开出机关大院，根据侦察员报告，胡冬和他的情妇苑兰此刻正潜居在租赁的一间平房里。

在吴王口镇，胡冬的两个同伙撞车后一死一伤，受伤的歹徒当场就供出了胡冬的姓名，这使得公安机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并且掌握了胡冬潜回本市的重要线索。

然而，在随后的审问中，平海丽他们发现该歹徒对胡冬的情况知之甚少，特别是他并不知晓胡冬的藏身地点。歹徒交待：胡冬来无形去无踪，每次有事都是胡冬找他们。对此，他们非常不满，认为胡冬没有真心和他们绑在一条战船上。胡冬曾毫不掩饰地说过：“我们只是利益共同体，就为一个目标——搞钱！咱们彼此之间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，以后即便有一天不小心掉进去，我们都不会因为别人以前干的事担一个知情不报的



审讯是艰苦的，受伤的歹徒是个饶舌的家伙，在共同作案之前，他和胡冬只见过五次，然而他却大肆渲染胡冬的劣迹，把许多瞎编出来的证据一古脑地按在胡冬身上，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过。

郭队长与平海丽耐心地捋清浮杂的线头，他们在那些胡言乱语中捕捉搜寻着有价值的东西。

在第三次提审时，平海丽抓住上一回提审中不经意提出的一个话题，问：“在你们五次见面中，有两次是在‘田园饭店’是吗？”

“对，那是第一回和第四回。胡冬有钱，他在和我们认识以前肯定抢过好几家银行，你们要是把他逮着，起码能破七八个积案。胡冬约我们到‘田园饭店’的江南厅吃大菜，我们开始根本不想和他来往，不过，有人请咱吃饭不吃白不吃是不是？况且又是吃坏人的。”

“这两次见面，胡冬比你们先到还是晚到？还有别人吗？”

“没别人，就他一个。两回都是他先在那儿等着我们，看得出来，这小子对那地方门清得很。”

“你是怎么看出胡冬对‘田园’很熟的？要讲细节，你好好想想。”

“细节不就是具体的事儿嘛，好说。我觉着，第一条从点菜上，咱们以前可没进过那地方，菜名贼怪，有一道菜叫‘田园雪点点黄’，我没见过呀就叫了一份，结果胡冬给拦住了，他告诉我其实就是雪里红煮黄豆。哎，你们说他是不是对那儿门清？第二条，我吃到半截饭时想到厕所方便方便，胡冬就说让我带上10块钱，因为饭店里的厕所有侍者服务，得给他们小费。”

就是这个不经意的话题彻底打开了破获胡冬案件的大门。

田园饭店是本市一家四星级宾馆，内部设有五个中西餐厅。经饭店服务员确认，认定胡冬就是宾馆客房部服务员苑兰的男朋友，苑兰曾经领胡冬来宾馆职工浴室洗过澡。

侦察的目标立即集聚在苑兰身上。苑兰是本市旅游职业学校毕业生，两年前被招聘到宾馆工作，她平时表现一般，没有前科。有人反映，苑兰业余时间歌舞厅当坐台小姐，但没有抓着确切证据。苑兰的父母早已离异，她和姨妈同住。据邻居们说，苑兰最近经常不着家，大伙总能听见她为此和姨妈争吵的声音。

通过跟踪苑兰，侦察苗头终于对准了胡冬藏身的窝巢鱼台村。从受伤歹徒的交待，到具体目标的确定，公安人员只用了21小时。

上午9点30分，刑警们准时到达预定地点。这会儿，正是鱼台村最热闹的时候，由于大量外来人口居住在此，鱼台村自发地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批发交易市场。这里每一间出租的房子都是一个加工厂，世界上任何一种名牌运动服都可以在这里被假冒制造出来。另外，还有收购来的旧电视机，换上一个新外壳就能当成新产品倒卖给各地小贩们。这儿的人经常开玩笑称：“谁要是能整来原子弹的图纸，鱼台村的外来户们肯定也能造出来。”

行动指挥部设在鱼台村村委会的第六层办公楼上。从这个高处看下去，刑警们可以看见胡冬窝藏的那个院子。

平海丽装做鱼贩子，与郭队长一起正准备到院里找房东商量买卖事宜，以便伺机抓捕胡冬。

埋伏在附近的侦察员通过对讲机报告：“苑兰突然出门了。”

“计划延缓进行，严密监视苑兰的举动。”蒋局长指示。



过了十几分钟，苑兰从村里一家温州人开的纽扣生产厂带回了两个不明身份的男人。

“计划开始执行！”蒋局长下令。

大街上出现了一辆俗称“狗骑兔子”的三轮摩托车，车上捆着两个装海货的大木桶。郭队长反穿一件粘满了鱼鳞的雨衣，平海丽坐在车后，她用一条花格子围巾蒙着头，还罩着又脏又破的蓝绒大褂，手中拎着一杆秤。

与此同时，在鱼台村西头，围绕着胡冬躲藏的院子，数十名刑警在院墙外百余米处布下了五道封锁线。

穿行在嘈杂的街道上，郭队长对平海丽再次叮嘱：“胡冬持有枪支，很可能身上还会带有炸药，你今天最主要的就是配合我的行动，我们争取智擒胡冬。万一动起武来，你给我往后靠！”

平海丽听罢，心头一阵暖热。郭队长平素的说话方式让人觉得特淡，可他内里的情分却是发烫的。以前，平海丽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刑警们个个似乎都是高仓健式的模子，挺深沉挺酷。当平海丽自己也成了一名刑警以后，她理解了刑警为什么是冷酷扮相的原因。面对罪犯，你不得不横眉立目，职业特性要求你不能随便乱讲话，天长日久习惯就成了自然，再活泼的性格也会沉下来，或许这就是刑警的职业脸吧。

“我要是只跟在你后头，那我还干嘛去？”平海丽小声嘀咕了一句。

“要是我没罩住胡冬，你就在远处开枪摆平他，活要见人死见尸。”

他们来到了小院前，平海丽饱吸一口气，上前叫门。

房东在此之前已经被刑侦处交代过底细，他一直坐卧不宁地等候着民警的到来。听到门响，房东赶紧迎出来，他引领着

“狗骑兔子”开进院里。

两手直发抖的房东灰着脸色：“他们又叫来两个人，都在后屋里。”

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危险，郭队长吩咐房东：“你找个词儿，尽快让老婆和孩子离开这儿。”

“可，可，我对他们说什么呢？”房东紧张得乱了方寸。

“让他们上街买菜去。”

房东慢慢缓过点精气神，赶紧跑进小楼去了。

平海丽打量着院子，面积大约有 30 平方米左右，呈长条状。小楼的右侧是一条两米宽的狭道，通向后面的平房。平海丽思忖，一旦胡冬露面，她首先应该立即堵截住这条小道逼迫胡冬无从退身；如果搏斗起来，埋伏在外面的同事们会马上冲进来。她估计，决定捕获成败的时间最多只需要 30 秒钟，然而，如何创造和把握好这宝贵的 30 秒却是一个致命的关键。

平房里，胡冬等四人正围坐在桌子旁打麻将。苑兰刚才叫来的那两个牌友是他们新认识的温州生意人，两人没有别的劣迹就是嗜赌。在他们眼里，胡冬和苑兰是一对安份守己的东北老客，男主人因为有病歇了买卖暂时休养，女人则应聘于饭店当服务员，两口子待人豪爽，出手大方。大家都出门在外挣钱，能有个机会聚在一起玩玩乐乐，谁还管谁那么多？若是这两个温州人知道了胡冬的底细，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来凑牌局了。

胡冬一直闷在屋子里已经好长时间了，他绝不是因为闲得慌才冒险结交陌生人。那一天，在吴王口镇的卡子前，他枪杀民警逃脱后没敢立即奔外地，多年的流窜经验告诉他，但凡发生了这种重大案件，公安机关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的道路封锁住，此时外逃无异于自投罗网，他的双腿再快也赶不过现



钻出小树林后，胡冬爬上一条乡村公路，不远处是一排临街的饭馆和商店，前面停有很多辆汽车，司机们在饭馆里打尖休憩。

胡冬观察片刻，看来那些拉石料的大卡车并不好藏身。恰在此时，一辆黑色“现代”轿车开到商店附近，挡风玻璃前挂着一块红色金属牌，上标有醒目的“新闻”二字，这是记者采访车。

胡冬一阵窃喜。他看见从轿车里出来两个年轻人，他们并没有进饭馆，而是下到了公路旁的一个小卖店买饮料喝，边喝边向店主打探道儿。

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警察们很快就会搜捕到这儿，而这两位记者像是不会在此地逗留很久，胡冬借着卡车的掩护迅速接近小轿车，他蹲到车尾装做系鞋带，一扫四周无人注意，飞快地掏出随身的用具撬开后备箱，一掀盖子钻了进去。

两名记者回到车中，一路上果然如胡冬所料一帆风顺。轿车虽然被拦截了两次，也许是出于对记者职业的信任，民警们没有做过多的盘查便放行了。

逃脱回窝巢的胡冬惊魂稍定，转而又狂妄起来，他觉得警察们的本事也不过如此。胡冬暗自谋划着下一步的计划，几经思量后，他把目标瞄准了鱼台村。

胡冬想，在眼前情况下，若是纠集自己在市内的同伙寻找作案对象已经不可取了。鱼台村的批发交易市场是一块大肥肉，那些南方人一笔生意做下来就是几万几十万的现款进出，只要瞅住一个下刀就足以让他跑到国外去逍遥。胡冬越想越激动，利欲熏心使他忘掉了危险。

当晚，胡冬去逛市场，他很快就和那两个温州人搭讪熟了。随后在牌桌上，胡冬不断通过他们不动声色地探摸着全村外来

户的情况。

在胡冬实施作案的整个过程中，苑兰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胡冬不是一个正道人物，但是，这个处于情感饥渴期的女人连她自己在做些什么都弄不清楚。苑兰的母亲和父亲是在上山下乡时结合的，她母亲是农村人，知青返城后父母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，在苑兰四岁时他们离婚了。从此，苑兰跟着奶奶长大，奶奶是一个没文化又偏执的老人，苑兰极不愿意和奶奶相处。在认识胡冬前，苑兰和三个男人谈过所谓的恋爱，但没有一次不是短命的。

第一次见面，胡冬就给了苑兰 5000 块钱，那是苑兰长这么大以来见过的最大一笔钞票，这笔钱对她的感情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苑兰甚至想过要嫁给胡冬。

而胡冬又在做何打算呢？在穷凶恶极的歹徒心中，苑兰太天真了。被捕后，胡冬在谈到他和苑兰的交往时曾说：“我把她当成一个可以掩护的盾牌，她可以帮我干许多我不方便干的事，这样就不会被你们抓到线索。当我计划再次逃离时，我在脑子里已经把她给甩了。”

胡冬的末日终于来临了。

四个男女在平房里斗牌正酣，忽听见从院子那头传来争吵声，吵声越来越响。胡冬听出其中一个房东，他警觉地停下牌，悄悄将手伸进裤子口袋打开保险。

胡冬叫苑兰出去看看究竟。隔了一会儿，苑兰回来了，她满有兴致地说道：“两个外地的鱼贩子和房东为价钱打嘴仗，满篓子的海螃蟹，顶着肥呢，咱也去买点吃吧？”

胡冬不置可否，他屏住呼吸又细听了一会儿。外头还是吵闹不休，胡冬站起身朝门外走去。

在“狗骑兔子”旁侧，平海丽一直竭力在与房东讨价还价，



他们希望藉此计将胡冬吸引出来。

这一招果然见效，郭队长朝平海丽使个眼色，他们已经看见胡冬在远处出现。平海丽的心怦怦直跳。

胡冬只是站在那头，远远地望着这边。他的双手插在裤袋里，紧紧握着枪械。苑兰拥着胡冬要他去看螃蟹，胡冬却用胳膊抗住她，不动地儿。

平海丽强压焦躁，她急中生智，操着一口河北口音冲房东大喊：“你这大哥心可太黑了，我们都进你家了，你还和我压价，我不卖了！”

房东明白了平海丽的意图，他脸红脖子粗地揪住正要发动“狗骑兔子”的郭队长：“想走？没那么容易！把螃蟹留下，你们光着身子走。”

“大白天你还敢抢咋的？”郭队长不示弱，跳下车当胸给了房东一拳，“你敢？！”

房东和郭队长撕打在一起，平海丽吓得大呼小叫，她咬牙跺脚地冲上去捶房东。

眼前这凌乱的场景使胡冬放松了警惕，他大步迈过去，抽出手去拉房东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两个打一个，反了你们了。”

等的就是这时候！

平海丽憋了一年的闷气和怒火顷刻间喷薄而发，她稍一错身，双手搭住胡冬的手腕，一个扫钩八脚把胡冬摔在地上。胡冬只来得及喊了一声“警察”，后半句还卡在喉咙里，平海丽的膝盖已经死死顶住了他的脑袋，闪亮的手铐立即扣在了腕上。

外边埋伏的民警围冲过来……

轻风习习吹来，平海丽的眼睛有些潮湿，郭队长在她肩上用力地拍了几下。

平海丽终于可以释然。

## 五

新生医院病房。

王仪昏睡了一会，刚刚醒来。马惠兰就推门进来了。

虽然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，王仪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她一点也没有变，还是那么文文静静的。

见到马惠兰的那一瞬间，王仪突然间改变了主意，她觉得自己有点冒失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就是陈宇要害自己，她也不愿相信陈宇会干出这种事来。

现在的关键是要搞清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！如果是陈宇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揭发他；如果不是他，自己在冲动之下把他供出来，那自己以前的种种努力不也就白废了吗！自己会抱憾终生的！

见马惠兰马上就要走到床边了，王仪闭上了眼睛。

“王仪，你找我？”马惠兰问。

王仪睁开了眼睛。

“有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。”王仪装做很虚弱的样子，抱歉地笑笑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突然间就想见见你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王仪点点头。

马惠兰在紧张地思索着。“你想见我，就说明你有话想对我说。可能你需要再想想，也可能你又改变了主意，这都没关系。王仪，虽然你现在是犯人，但你已认罪服法，我还是把你当朋友看。说老实话，两年前我办你这个案子时，我对你的供述就有怀疑。事到如今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的怀疑还没有